昆仑文学丛书

寻找我的海魂衫

陆颖墨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寻找我的海魂衫

陆颖墨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寻找我的海魂衫

著　者：陆　颖　墨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排印者：北京市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装订者：河北三河黄土庄中学装订厂

发行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5.75

插　页：1

字　数：122,000

版　次：1992年6月第1版

印　次：199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5,500

书　号：ISBN　7-5033-0568-1/I・312

定　价：3.3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咬破舌头，便知道自己血的味道。

陈毅

作 者 小 传

陆颖墨，1963年7月生于江苏常州。1984年毕业于海军工程学院，获工学学士学位。现在海军直属机关工作。1987年起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话剧剧本及美术作品。中篇小说《白色潮汐》和短篇小说《白贝》分别获《昆仑》和《解放军文艺》奖，并分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中篇小说选》和《1990年短篇小说选》。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等刊物转载和评介。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序

丁临一

陆颖墨也许称得上是文坛的幸运儿？

——读到陆颖墨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我情不自禁地产生了这种想法。的确，自1987年初在《当代》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军法，已在战前执行》以来，短短的四年时间里，陆颖墨先后发表了中短篇小说近三十万字，其中有不少篇什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转载或被选入当年的小说作品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选编出版）。1990年6月，《小说月报》杂志社、《当代》杂志社、《昆仑》编辑部与海军政治部文化部联合举办了陆颖墨小说创作研讨会，军内外数十位作家、评论家参加了研讨会并对陆颖墨的小说创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中肯的评说。今年4月，陆颖墨已

被中国作家协会接纳为会员，从而成为全军三十岁以下创作人员中仅有的几位全国作协会员中的一员。作为一位业余从事文学创作的青年作家，陆颖墨走过的创作道路难道不可以称得上是一帆风顺么？

在我国当代军事文学创作队伍中，陆颖墨这一茬人应该算是继徐怀中、胡石言和李存葆、朱苏进、莫言之后的第三梯队成员了。事实上，由于错过了新时期之初那种推倒藩篱、开拓禁区、全面突破进击的文学时代，陆颖墨这一茬人要想有所建树、在当代文坛上觅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无疑需要比他们上一个年龄层次的作家们付出更艰苦的劳动和更大的努力。我们不能不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先来后到的讲究”是文坛的不成文规律之一，对比一下陆颖墨的处女作《军法，已在战前执行》与他上一个年龄层次的作家们的处女作的水平，或是新时期之初我国军事题材小说创作的拔尖之作的水平，即不难得出这一结论。因此，对于陆颖墨的幸运，我们唯有从创作才华与勤奋探索的结合这一意义上来理解才会是符合实际的。

作家的创作才华往往首先表现为一种敏锐，一种独具的思情。陆颖墨的处女作《军法，已在战前执行》恰恰就在这方面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荣坤、子坤和小明在部队即将赴前线参战的时候，各自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这里反映出了人生价值观念的冲突。而作品所要着重揭示和思索的问题则在于，一场局部战争结束之后，小明牺牲了，荣坤丢失了一条腿、得了两枚军功章，而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刑满出狱后的子坤，也承包企业、赚钱发财、被家乡小学的校长称之为“建设我们家乡的英雄”，与保卫祖国的英雄荣坤一

起在家乡小学校接受着孩子们献给的鲜艳的红领巾和热烈的掌声。我们和荣坤一样在感情上对此难以接受，但又不能不承认这种社会生活现象的现实性存在。因此，如何既勇敢地、客观地面对当代社会现实生活的复杂情状，又始终不渝地坚守自己的人生阵地、坚持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念，这对荣坤这样的军人们将是长期的和严峻的人生考验，作者在这里也敏锐地率先开掘了“战后文学”的一大严肃主题。实际上，这篇小说的标题“军法，已在战前执行”本身，以及作品中对子坤的赎罪心理和荣坤的复杂心绪的生动描写，也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新颖的历史主义态度和宽容的人生情怀，对子坤这样的人物实行“给出路政策”、予以现实主义的描写，正体现着鲜明的当代特色。

1987年问世的《军法，已在战前执行》，今天读起来也还是蛮有味道的。陆颖墨的大多数作品都具有这一特点——扎实，丰富，可读而又耐读。如《潮心》，与《军法，已在战前执行》似有异曲同工之妙；《你的小白鸽》，清新飘逸宜人；《白色潮汐》，内涵丰实，促人深思。《白色潮汐》中精心塑造的司令员宁国臣的形象，尤其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具有相当的社会与人生的内蕴。联想到我多年来阅读军事题材文学作品的感受，我是深感部队小说家一直面临着一个向“速朽的作品”或曰“一次性读物”开战的重要任务的。那种单调浮泛的作品、浅尝辄止的作品、枯燥无味的作品、热衷于趋附时髦或简单地图解某种理念的作品，常常是经不起第二次阅读的，一些浅入深出、故弄虚玄的作品更是等而下之。注重使自己的作品兼具可读而又耐读的特点，应当是我们的部队小说家努力的目标之一。

陆颖墨的“寻找我的海魂衫”系列短篇小说，就是十分注重可读性与耐读性的结合，体现着思想艺术上的一定追求的。总体看来，这些作品兼顾着社会探求与人生思索两大主题，有自觉的批判眼光，有清醒的自省意识，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可谓清新隽永。在艺术上，这些作品都无一例外地体现出一种自觉的“短篇意识”，注重立意，讲究“文眼”，情趣盎然，文字精简。《白贝》描绘了一群普通军人美好动人的内心世界，虽不难看出其受到欧·亨利的《最后的藤叶》的启示，但它从取材到表现都是真切自然感人的。《生日》可谓出奇不意，冬冬与母亲亦即军人与祖国、与人民那种息息相通的神奇联系令人慨叹不已。《水兵》寓庄于谐，意在不言之中。《车站》平而不淡，一件小事作出了耐人寻味的文章。读完这一组十篇作品我们已经觉出，“寻找我的海魂衫”，这是一个开放的、极其广阔的题材领域，也体现着我们年轻的作家博大宏远的创作意旨追求。显然，在“寻找我的海魂衫”的栏题下，陆颖墨的文章还远远没有做完，也许他将永远做下去，在今后漫长的人生历程中，他可以随时把自己的感受、见闻和思想凝炼为形象的艺术画面，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从而营造出更加丰富宏大、更加引人注目的艺术建筑来。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对此寄予厚望的。

从我国当代军事文学创作发展的角度来看，陆颖墨的出现及其所取得的创作成就，意义在于标志着我们军事文学创作队伍第三梯队开始走向成熟，开始逐渐具备与前两个梯队相衔接的创作实力，开始能够担负起时代赋予他们这一茬人的历史使命。我们记得，新时期以来，曾有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如王中才、韩静霆、李存葆、朱苏进、张廷竹、莫言、刘

兆林、简嘉等等接替了老一代部队作家而历史地成为军事文学创作队伍中的主力阵容。这些人在军事文学创作中唱“主角”十年之久，到了八十年代末都已经四十岁上下了，而更年轻的一群人似乎还接不上茬。以至于我在一篇题为《新松恨不高千尺》（载《解放军文艺》1988年12月号）的文章中，曾经满怀忧虑地提请人们注意我国军事文学创作队伍中存在的“断层现象”，即二十岁至三十岁这一年龄层次的部队作者在创作实力上与上一茬人无法相衔接的现象。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陆颖墨的崛起，以及与陆颖墨同处于二十多岁这一年龄层次上的陶纯、陈怀国等等一大批青年作者的涌现，可以说是大大地缓解了“断层现象”，为我国的军事文学创作源源不断地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一批青年作者中间，有的人是以生活积累的丰厚见长，有的人凭借艺术才华、艺术感觉取胜，而陆颖墨则是创作的生活准备、艺术准备和思想准备三方面较为平衡的。这也许得力于他的家庭熏陶（其父亲陆涛声是江南一位较为活跃的小说家和画家），也许得力于他四年的大学本科系统学习，总之，这种创作准备的平衡状况是他能够成为我们军事文学创作队伍第三梯队中的佼佼者的重要原因。一般说来，许多二十多岁的青年作者与他们上一个年龄层次的部队作家之间的差距，虽然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生活准备与艺术准备方面的问题，但主要地还是表现在思想准备即理知生活的敏锐和开掘生活、审视生活的能力方面。而陆颖墨的创作则不然，从他早期的作品直到1990年第四期《当代》杂志发表的他的中篇力作《白手绢，黑飘带》，等等，我们都不难觉出创作者是有自己的人生哲学、有自己对于生活的独立见解垫底的。并且这种人生哲学和独立见

解，决非像近年来常见的不少青年作家竞相从“舶来”的西方哲学中寻章摘句得来，而是扎实地从丰富广阔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从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联系中寻找到和提炼出来的（《寻找我的海魂衫》系列作品即是很好的例证），这一点是极为可贵的。把自己的文学创作之根，牢牢地扎入部队现实生活、社会现实生活，牢牢地扎入广大部队指战员、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不妨可以说，回顾过去，这是陆颖墨作品的新鲜感、丰实感、深度感和时代感的“源头活水”，是陆颖墨成功的奥秘所在；而展望未来，这也是陆颖墨继续保持良好的创作发展势头的根本，亦是我、是所有喜爱陆颖墨作品的读者对他的唯一希望和祝愿。

是为序。

1991年5月25日午夜于北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序……丁临一（1）

军法，已在战前执行……（1）
湖心……（20）
你的小白鸽……（35）
红土……（44）
寻找我的海魂衫……（56）
白贝（56）生日（67）处分（73）
水性（78）芦花（90）礁石（96）
车站（102）海战（107）位置（111）
白色潮汐……（117）

后记……（174）

军法，已在战前执行

长歌当哭，为死去的，也为活着的。

——作者题记

一

镇上小学里的那棵苦楝树，开花了。楝树开的花不好看，结的果子也不能吃，一咬，苦涩涩的。小孩子们真喜欢树果子，每到这季节，爬上树，每人满满采上一兜，然后兵各一方开仗，那果儿，是弹弓最好的子弹。

荣坤小时候，是个“皮王”，念书不用功，功课不好。放学时，母亲常提着竹鞭来找他回去做作业。这苦楝树，他爬得最多不过，树上哪儿的枝枝丫丫结实，哪儿的果儿结得多，都清楚。

荣坤当兵五年，五年没有回家。他驻过北国，战过南疆，见过木棉，闻过丁香，偏没有碰上楝树。别说，在外乡，有时还是怪想它的。

眼前这棵苦楝树，老样子，五年过去，一点儿也没有见长，黑黑的杆，毛皱皱的皮，校园里数它高，数它粗，那个

不知什么朝代留下的铜钟，就挂在它的枝上。

荣坤轻轻地叹了口气，他，再也爬不上这苦楝树了，战争，夺去了他的右腿，永远。

一周前，他复员回乡，一条假腿，两枚军功章。到家的第二天，镇上小学的校长上门，邀请他参加少先队的队日活动，给孩子们讲讲战斗故事，英雄事迹，他回绝了。这也难怪，出了野战医院，到处去演讲，疲倦了，况且每次演讲，都要忆起许多旧事，触痛不少心头伤口，难受。再则，回来后，心里烦得慌。校长是个年轻人，戴眼镜的书呆子，韧劲不小，一天上门三趟。后来，荣坤答应了，并不是因为“眼镜”校长跑得勤。这会儿，是约好的时间。

其实，他来得太早了。他们村子紧挨着这小镇，顶多十分钟路程，荣坤吃完饭就动身了。现在校园里静悄悄、空荡荡，没有半个人影。记得小时候在这儿上学时，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不少，现在剩下的没有几棵了，一眼望去，光溜溜的，只觉得院子比原来小多了。小操场那边的一排旧平房，是教师办公室和教室，荣坤不明白，这些年，这一带的农民，家盖小楼很普遍，偏偏这学校破旧不堪，让人看了不舒服。

长江三角洲春天的风，吹到脸上暖洪洪的，荣坤放下拐，坐在树根上，靠着树身，点上一支烟，吸着、歇着。吸一口，吐几个烟圈，眯着眼，看着校门口。过了一会，学生们陆陆续续进校门了。

突然，荣坤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校门外过来，他不由一怔，眨眨眼，仔细一看，真的是他，子坤！那高高的个子，白净净的脸，一头微鬈的黑发，依旧是那么潇洒，那么神气，四年多不见了，他似乎没有变化。

看到子坤，荣坤的血管像被什么堵了一般，浑身发胀。见鬼！偏偏今天，偏偏这个时候，在这苦楝树下和子坤相逢。

子坤来干什么？也来参加队日活动？这么巧，他不愿再想下去。

子坤老远就看见了他，紧走了几步迎了上来，脸孔越来越清，脚步声也越来越近。荣坤恶狠狠地抽了口烟，扭过脸去。他不愿意理子坤，也不想看他。

脚步声停住了。

荣坤知道，子坤就在身后，他想象得出子坤这时的尴尬样，心里又有些不忍，但这个情绪马上消失了。

苦楝树下，一个闷闷地抽着烟，一个呆呆地站着。

沉默。

沉默，对荣坤来讲，太可怕了，这架势，和他俩四年前分手时一样。

二

子坤、荣坤是小学起的同学，生在同一个村里，光屁股时就结下了哥儿们。荣坤是个野小子，拳打脚踢，一学就会，就是功课不好，子坤从小文文静静，像个小姑娘。到镇上上学，镇上的孩子常来逗“小媳妇”，欺负子坤，每到这当口，荣坤就会抡着拳头冲过来。当然，作为酬谢，子坤的作业，也没让荣坤少抄。人大了，交情照旧，别看子坤文静，脑子蛮灵光。荣坤的弯子转不过子坤，所以，心里一有个什么解不开的，他都要找子坤商量。

那年下半年，他们村有三个人去了部队，除了这对好兄弟，邹二婶家的小明也去了，小明上学低他们两个年级，年龄也小许多，平时话儿不多，也很听话。

四年前，他们入伍的第二年。

刚刚开春，北国大地还没有见绿，白杨树的枝像一支支黑色的箭杆，直刺天空。

整个营区静悄悄的，静得异样，士兵们都在床上躺着。

荣坤他们师，奉命赴南疆作战，晚上十点出发。

现在是下午，说句实话，真正能睡着的，没有几个人，一个个在床上翻着身。

荣坤躺着难受，他披上了衣服，走到门外，掏出一支“大前门”，吸着，吐着。

打仗，只是电影上见过，小时候只觉得挺好玩，现在要来真格的，心里倒觉得空荡荡的。这次，小明留下了，荣坤和子坤去，平常，他俩常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次说不上难，也说不上福，反正应上了。想到和子坤一块去，荣坤心里踏实了许多。

对了，怎么不去找子坤聊聊呢？

子坤这人，在连里，干部不喜欢他。荣坤只觉得他跟小时候反个个，常常摆出一副清高的姿态，有时会站在战士利益的立场上，和连排干部顶顶嘴，话也很刻薄。而且，时不时冒出一些怪念头，叫人莫名其妙，叫人担心的事，对这场战争，也发牢骚，说怪话。荣坤常常劝他，子坤总是淡淡一笑。不过他在战士中间还是有些威信的。

荣坤推开西屋的门，一看，子坤也不在床上。

荣坤在营区里转了一圈，没有找到子坤。

会餐。这是出征前的最后一次晚餐了！最后的晚餐，见鬼，怎么会想起这个词，荣坤脑子里冒出了达·芬奇的那幅画，他在中学历史书上见过。他苦笑着摆摆头，寻思，兆头不好。

饭堂里闹哄哄，乱糟糟，桌子上的菜肴很丰盛，连里养的猪都杀了，光炒菜就有十几个，大碗的酒，大块的肉。

荣坤早就等着晚上这一顿，午饭几乎没有吃，肚子里早就叽哩咕噜。他先吃了几大筷菜，而后倒上满满一碗葡萄酒，要去找子坤碰碰杯。

子坤桌上的人却都没动筷，干坐着，八缺一，少的正是子坤。

小明也端着碗酒过来，不声不响站在一边。

一刻钟过去，子坤还是没有来！

这小子干什么去了，偏偏这个时候！实话说，荣坤的喉咙痒痒的了，可不是吗，这一桌子酒菜打入伍没碰上过。

连长过来了，神色异样："你们吃吧，子坤不会来了。"

桌上的人都蒙住了，周围耳朵长的人也停下了筷子。

"出什么鬼啦？"荣坤的脑子里作出各种猜测：急病、事故……都不对头。

连长停了一会，只慢慢说了"他在团里"四个字。

荣坤更摸不着头脑；放下筷子，去拉了小明："走，看看去。"

团部就在操场那边，脚一抬就到了。这时，朦胧的夜色中，匆匆走来三个人，嘿，前面那个，不就是子坤吗？

子坤没有戴军帽，头发还是那么整齐。荣坤看上去，总觉得别扭，等他走近仔细一看，啊！子坤衣领上的领章不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